

论四川清音“哈哈腔”与西洋花腔的艺术比较 与传承发展

朱荟钱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乐山 614000

DOI:10.61369/EST.20240600014

摘要：四川清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哈哈腔”以独特顿音技巧和装饰性润腔闻名。本文通过梳理“哈哈腔”发展脉络，分析其演唱特征及代表作《布谷鸟儿咕咕叫》，同时与西洋花腔比较，指出“哈哈腔”目前的传承传播困境，探讨其当代传承路径。

关键词：四川清音；哈哈腔；西洋花腔；演唱技巧；文化传承

On the Artistic Comparison and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of Sichuan Qingyin "Haha Tune" and Western Flower Tune

Zhu Huiqian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Sichuan 614000

Abstract：Sichuan Qingyin i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mong them, "Haha Tune" is renowned for its unique staccato techniques and decorative smoothing.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Haha Tune", analyzes its singing characteristics and representative work "Cuckoo Bird Cooing", and compares it with Western flower tune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s out the current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predicament of "Haha Tune" and explores its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path.

Keywords：Sichuan Qingyin; Haha Tune; western coloratura; singing skills; cultural inheritance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1. 四川清音与现状

四川清音是巴蜀代表性曲艺，其历史可追溯至宋元明，是由江南小曲与巴蜀民歌、戏曲融合而成，用四川方言演唱，表演形式从早期自弹月琴的坐唱模式，逐步发展为融入檀板、竹鼓等伴奏乐器的站唱形式。20世纪30—50年代广泛流传，其代表人物李月秋凭《小放风筝》获“中国花腔”赞誉。

如今，四川清音发展现状严峻。目前国家级传承人人数较少且年事已高，而年轻从业者因技巧难、学习周期长等问题，导致其兴趣淡薄，传承链条濒临断裂^[1]。传统演出场所如茶馆、书场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现代娱乐方式挤压了清音的生存空间，受众群体大幅缩减，部分经典曲目面临失传风险^[2]。

2. “哈哈腔”艺术价值与传承困境

“哈哈腔”是四川清音最具代表性的润腔手法，因演唱中发出类似“哈哈”的笑声得名，其核心特征是通过舌根弹动、丹田气冲动形成连续四次以上的顿音，在中声区营造“似断非断、清脆婉转”的音响效果^[3]，不仅赋予清音灵动活泼的音乐形象，更承载着巴蜀人民的情感表达与民俗记忆。

“哈哈腔”传承面临多重困境。其一，发声方法抽象且难度高，依赖演唱者对“舌根靠前、共鸣位置高、气息弹性支撑”的感性把握，缺乏系统化理论总结，导致学习者难以系统掌握。其二，现代舞台表演中，部分演唱者为追求技巧而忽视情感，出现“为唱哈哈腔而唱”的倾向，削弱其艺术感染力。其三，受地域限制，“哈哈腔”传播局限于四川及周边地区，外界对其艺术价值认知度较低，缺乏系统推广与创新演绎。

“哈哈腔”弹性顿音，将自然景色与人文情感融为一体，展现四川清音“以声绘景、以情动人”的艺术魅力^[7]。

四川清音“哈哈腔”的艺术特征，既承载宋元以来巴蜀文化的交融记忆，又在发声技巧、语言运用与情感表达上展现其创造性。“哈哈腔”不仅仅是声乐技巧，更是地域文化认同的象征。

二、西洋花腔与发展

（一）历史演变

1. 起源与鼎盛

西洋花腔可追溯至17世纪的意大利歌剧，其诞生与阉人歌手的技术突破密切相关。在文艺复兴后期，歌剧是贵族文化的重要载体，阉人歌手因兼具女性高音音域与男性肺活量而成为花腔技巧主要实践者。他们通过手术保持童声音质，发展出华丽装饰音、快速音阶与大跳音程等技巧，如18世纪著名阉人歌手法里内利能在一个长音上即兴添加数十个颤音，被誉为“花腔奇迹”。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意大利歌剧进入黄金时代，花腔技巧在罗西尼、多尼采蒂等作曲家的作品中达到鼎盛。罗西尼《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茶花女》等歌剧，将花腔与剧情结合，通过快速音阶和复杂颤音刻画人物性格。此时的花腔不仅是技术展示，更成为推动戏剧冲突的手段。

2. 现代发展

20世纪初，花腔随西方歌剧传入中国，经本土化改造后形成兼具民族特色的演唱体系。1930年，黄自《安眠歌》首次尝试花腔技法，开启中国花腔的探索之路。1971年，尚德义《千年铁树开了花》，首次将花腔与中国民歌旋律结合，采用江苏民歌《茉莉花》的级进音程与装饰音，配合汉语四声音调，形成“民族化花腔”风格。此后，创作《七月的草原》《火把节的火把》等作品，将花腔融入蒙古族长调、彝族舞曲等民族音乐元素，《七月的草原》中“啊，草原的七月”一句，通过连续十六分音符的花腔走向，模拟马头琴的滑音效果，实现“洋为中用”的创新。中国花腔本土化不仅体现在作品中，还体现在歌唱家的实践中。周小燕、迪里拜尔、吴碧霞等艺术家将西洋花腔的头腔共鸣与中国戏曲的“喷口”技巧结合，形成“通透圆润、字正腔圆”的演唱风格。吴碧霞演唱《笑之歌》时，在保持西洋花腔华丽技巧的同时，通过汉语“笑”“妙”等字的咬字处理，赋予作品独特的东方审美。

（二）演唱技法

西洋花腔核心技法建立在科学发声体系之上，主要有头腔共鸣、胸腹式呼吸与元音化咬字这三个方面。头腔共鸣即发声时强调鼻腔顶端与鼻窦的共鸣位置，通过“打哈欠”式的开口状态，使声音集中于眉心位置，形成明亮通透的高音共鸣。胸腹式呼吸即采用横膈膜控制的深呼吸法，吸气时腹部膨胀、胸腔打开，呼气时保持腰腹对抗，为快速花腔提供持续动力。元音化咬字即因意大利语元音占比高（如 a、e、i、o、u），花腔演唱强调“以元音为核心”的咬字方式，辅音需快速过渡以避免阻碍声音流畅。

三、“哈哈腔”与西洋花腔异同

（一）共性分析

1. 音响效果

“哈哈腔”与西洋花腔在音响效果上呈现出艺术共性，二者均以跳跃灵动的顿音和丰富的装饰性技巧为核心特征。“哈哈腔”通过舌根快速弹动与丹田气息配合，形成连续四次以上的顿音组合，西洋花腔则依赖头腔共鸣与胸腹式呼吸，在快速音阶中展现顿音的连贯性。二者虽发声位置不同（前者靠前于舌根，后者靠上在头腔），但均通过气息控制实现顿音“颗粒感”。

2. 强化情感表达与音乐形象塑造

“哈哈腔”与西洋花腔均超越了技术，成为塑造音乐形象、传递情感的手段。“哈哈腔”通过顿音速度与力度变化传递情感，《断桥》中慢速“哈哈腔”以“低回婉转、似断非断”的音色，刻画白素贞对许仙的缠绵悱恻。西洋花腔则通过音域跨度与音色对比强化戏剧张力，《茶花女》中薇奥莱塔的花腔唱段，从音域跳跃配合强弱变化，表现角色从热情到悲痛的情感骤变。二者均突破语言限制，达到“以声传情”的艺术境界。

（二）差异分析

表4-1

维度	哈哈腔	西洋花腔
音域与共鸣	中声区，靠前共鸣	高音区，头腔与整体共鸣
气息运用	浅呼吸，弹性支撑	深腹式呼吸，强支撑力
文化属性	方言叙事，民俗娱乐	歌剧舞台，戏剧冲突表现

四、“哈哈腔”的现代传承路径

（一）技术融合

“哈哈腔”需借鉴西洋花腔科学发声体系，构建“传统经验+现代声乐理论”的融合训练模式。包括：

1. 呼吸技法的科学化改良

引入胸腹式呼吸法，通过横膈膜控制气息流动，解决“气息支撑不足、顿音连贯性差”等问题。在练习快速顿音时，要求学习者先进行“慢吸慢呼”训练（吸气4秒、保持4秒、呼气6秒），以增强腰腹肌肉对气息的控制，再逐步过渡到“快吸快呼”的弹性顿音练习。

2. 共鸣位置的系统化训练

结合头腔共鸣原理，通过“哼鸣练习”（闭口哼唱“n”母音）引导学习者找到鼻腔与面罩的共鸣焦点，解决传统演唱中“音色扁平、穿透力弱”等问题。要求学习者在演唱“哈”字时想象“声音从眉心位置射出”，配合气息支撑，使中低音区顿音兼具圆润与金属感。

（二）艺术创新

“哈哈腔”需突破固有形式，通过跨界融合实现传统技艺的当代转型。作曲家可将“哈哈腔”顿音融入流行歌曲创作，如歌手谭维维在《华阴老腔一声喊》的成功经验，可借鉴至四川清音改编。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以“碎片化传播”吸引

年轻受众。例如，四川非遗保护中心开设“清音小课堂”抖音账号，每周发布几分钟短视频，拆解“哈哈腔”的发声技巧，并展示传承人的示范演唱。

（三）教育传承

1. 高等教育体系化培养

在音乐院校与艺术职业学院开设“四川清音表演”专业方向，将“哈哈腔”纳入核心课程。由国家级传承人授课，系统传授四川清音经典曲目的“哈哈腔”演绎技巧，保留原汁原味的传统韵味。同时引入西洋花腔的发声训练、音乐理论及舞台表演课，提升学员的综合艺术素养。

2. 数字化传承平台建设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重建20世纪30年代成都“悦来茶园”的演出场景，观众佩戴VR设备即可“身临其境”观看李月秋等老一辈艺术家的“哈哈腔”经典表演（通过历史影像数据建模还原），实现非遗技艺的“活态保存”与沉浸式传播。建立四川清音“哈哈腔”数字化传承平台，收录珍贵音频、视频资料，并开发智能检索功能，为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提供便利。

总之，“哈哈腔”现代传承绝非简单复制粘贴，而是在技术、艺术、教育三个维度构建“守正创新”的生态体系。技术上，以

科学训练提升技巧规范性，解决“传习难”问题；艺术上，以现代元素激活传统魅力，解决“受众少”问题；教育上，以数字化与体系化打破时空限制，解决“断层危”问题。这种多维度传承路径，不仅为“哈哈腔”存续提供保障，更为其他濒危非遗现代转型提供借鉴。

五、结论

本文通过梳理“哈哈腔”历史发展脉络、解析演唱技法特征，并与西洋花腔比较，既揭示了两种声乐形态在音响、情感传递的共性特征，亦凸显“哈哈腔”的艺术特质。

目前，“哈哈腔”传承面临极大挑战。既有其自身传承困境，也有现代社会的传播困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哈腔”存续不仅是技艺的保护问题，更关乎对巴蜀文化认同的建构。实践表明，传统曲艺在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遵循“守正创新”的双重逻辑：既要坚守方言叙事与民俗表意；又要结合科学训练方法与现代传播手段，才能实现传统艺术与现代社会有机衔接，才能让“哈哈腔”在新时代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张小冬. 四川清音“哈哈腔”与美声“花腔”比较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 [2] 李如玥. 四川清音“哈哈腔”的演唱浅析[D]. 四川师范大学, 2015.
- [3] 廖红梅. “哈哈腔”与“花腔”不同的艺术生命力论析[J]. 四川戏剧, 2010(1): 75-77.
- [4] 宋旭峰. 四川清音的历史渊源[J]. 四川戏剧, 2008,(01): 106.
- [5] 董正礼. 谈谈四川清音“哈哈腔”的音乐处理[C]. 四川省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文集, 1979.
- [6] 严西秀. 爱民是最美的情怀——四川清音《布谷鸟儿咕咕叫》赏析[J]. 曲艺, 2018(2): 54-55.
- [7] 田临平. 四川清音的艺术魅力[J]. 现代艺术, 2019(8): 108-115.